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前集卷

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藍嘉璐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前集卷六十九

薦辟 拔通用

歷代事實舉管庫七十家

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薦

白屋六十家

韓子趙武薦白屋之士六十餘家

大士貢名

陳壽益部耆舊傳嚴羽字

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曰大士貢名下士貢身齋函貢身非高士也辭孝廉取吏部除無錫

長貢之天朝

晉書何楨字元幹為弘農郡守有楊囂生為郡吏楨一見便待以不臣之禮遂貢之

天薦人起家

前田蚡傳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推轂士 前

當時傳當時推較士及官屬常引以為賢於已

齒牙餘論

南史謝朓字元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閻粗

有才筆未貴時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

手自折簡薦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

齒牙 **李膺奇林宗**

後漢郭林宗別傳林宗遊洛陽始見餘論 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

是名震京師

鍾皓識陳寔

通鑑漢質帝紀陳寔出於單微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

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為

功 **羊陟薦趙壹**

後漢趙壹傳河南尹羊陟造趙壹言談至曠夕極歡而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

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司徒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

下車辟文舉

李白與韓朝宗書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

為侍中 鷲鳥不如一鶚 後禰衡傳孔融上疏曰竊見平

尚書 文升堂觀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覽聞不忘於心云云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對

揚紫庭 劉琨薦任尤識量簡大執心正固使其得對揚紫庭必能輔翼霜露增崇台曜料蒙亮采以弘

急賢 珥筆丹墀 杜預賢良方正表案蘇贊若珥筆丹墀必有諤諤匪躬之節 論道紫

宮 陸雲薦張瞻曰若得垂纓玉增輝日月 續漢書陳蕃 陸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 增輝日月 薦徐孺子姜

肱若登三事必 白首一節 後漢吳良字大儀東平王蒼辟為西曹薦良曰良資質敦

能增輝日月 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臣私慕公叔同 御二

升之義懼於臧丈竊位之罪顯宗以良為議郎 龍於長途 吳志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云云共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

正禮乎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
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
桃李悉在公

門通鑑武后紀狄仁傑為相薦張柬之有宰相才武后
卒用為相又嘗薦姚元崇等數十人悉為名臣或曰

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
拔十得五蜀龐統字士元性
好人倫每所稱述

多過其才人問之曰拔十得
五猶可崇邁世教使人自勵
不進不休魏志荀令君之
舉善不進不休

一字拔人晉蔡謨傳父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瑯琊
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以書示衆曰

山子以一卿我輩人
字拔人晉書石苞求為小縣許允
曰卿我輩人當相引在朝
不納不

止宋書劉穆之為丹陽尹
凡所薦達不納不止
筆疏三十人通鑑唐憲宗紀
李吉甫同平章

事謂中書舍人裴垪曰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
願悉為我言之垪取筆疏三十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

當時翕然稱人辟荀孔見下車甄拔三十人見辟文羅

温石

韓愈送温造處士赴河陽軍大夫烏公以缺鎮

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

取一人焉

表留幕府

杜如晦傳高祖平京師秦王引杜如晦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

幕長屬多外遷房玄齡如

三返乃應

唐薛戎傳年四十餘不仕江西李衡

晦王佐才也表留幕府

辟幕府三返乃肯應辟為屬前孫寶傳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

舍寶自劾去

諸府交辟

唐權德輿傳德輿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李蕙杜佑裴胄

忠固還之

交辟奏辟幕府唐張建封傳建封治徐性樂士賢不肖遊其門者其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

容韓愈皆奏辟幕府乞火曹相國

前蒞通傳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知

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夜亡肉姑怒逐之里母即東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

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呼其婦歸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

有幽居守寡而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於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

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使人禮之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皇朝事實薦韓維靜退

東都事略韓維字持國篤志好學文彥博薦維好古嗜學安於

靜更薦范仲淹

東都事略范仲淹字希文晏殊薦一士為館職王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

薦而他薦乎公宜薦范仲淹薦晦庵以詩

晦庵朱先生行狀先生翫

也殊從之遂用為祕閣校理

意聖賢之學慨然有不任之意侍郎胡公銓素與薦張先生無一面之雅特以詩薦於孝宗先生辭不赴

載講學

呂氏家傳申公薦張載修身講學為闢右士人師表且深知邊境利害上特召對以為崇文院

校以薦賢為務

童蒙訓呂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為務如孫莘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

存顧子敦臨程伯淳顥張

薦榮公自代

言行錄呂希哲字原明號榮陽

公豐相之初除禮部尚書郎薦榮公自代薦辭云具官呂希哲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

夫薦張王以激風俗

呂氏家塾記歐陽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正獻公及張唐

公王荆公韓持國欲以激勵風俗又薦正獻公與王荆公作諫官

以無書薦

言行錄劉安世字器

之司馬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

光位政府足下獨無

書此光所以相薦也

知名十餘人言行錄富鄭國文忠公弼平生所薦甚衆

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顯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

聞於世世許公薦包拯

厄史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以為知人許公薦包拯欲見之一日見班次有包拯名

頗喜又聞知居同里巷意以拯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之除裏

擢用自此

李文正薦王文正

李文正公常期王文正旦必為相自小官薦進之謂其子

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祁公薦之翰

東都事略孫甫字之翰常

從杜衍辟永興軍司錄衍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祕閣校理

十科求遺材

言行錄司馬溫公以

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材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如進士高選悉皆從之

呂相囊中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有向人才客去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

古靈為藁

陳述古襄薦溫公等三十三人列名為藁

自敘法不敢私

狄青受命來廣南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曰能擊賊者往不能則軍中法重

青不敢私

聞者遂沮不為已利言行錄范文正公辟歐陽脩於幕下脩曰吾嘗救范公豈以為已利

竟不

往

羣書精語玉無翼而飛

劉子連城之壁瘞影荆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

無脛而行揚聲於華章之臺炫耀於綺羅之堂者蓋人為之舉也

夜光之璧顯價於和

氏藝文類聚載應璩薦和慮則牋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

鳳於蒼梧

晉陸士衡雲賦翼靈鳳於蒼梧起滯龍於潢汙

猶金玉生於沙磧

鍾子

芻蕘論賢者之處猶金玉生於沙磧豫章產乎幽谷下不進之於上則無由而至矣

生其羽翼長

其光價

唐文粹

汲引之惠如帆得風

李習之集

玉不韜輝蘭無

沈馨

唐呂溫文網羅遺賢推轂羣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充庭

竊竊焉欲俎

豆予于賢人之間

莊子

驥遇孫陽而得代

楚辭驥躑躅於弊輦兮遇孫陽

而得代孫陽伯樂姓名也

借說於先達之口

劉賓客集宋廣平之沈下儵蘇公味道為使者

廣平投以梅花賦蘇威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是知英賢可外文字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席其勢

而後能驥首當時矧碌碌者疇能自異

士非玉璧談者為價

物理論

朝拔其

尤暮拔其尤

見歷代事實類

奇寶橫道側

韓愈薦樊宗師於袁滋相公書誠不忍奇

寶橫棄道側

厚地無際之陽春

歐陽行言文朝無一命之親路無回眸之舊猶孤根寄不

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沾其濯乃條杖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際之陽春乎相公為上天霖雨佐厚地無際之陽春發生者也何以處某焉

宰相不辱焉而薦之

天子

韓退之上宰相書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任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

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閣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然而來矣孜孜以進

良士為已任

韓退之與祠部陸員外書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

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於門牆之間陞乎堂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

前賢詩詞寒谷借吹噓

歐陽六一詩無鹽煩刻畫寒谷借吹噓

韶光如見

借

溫飛卿詩折簡能滌瘴遺簪莫棄捐韶光如見借寒谷變風烟

誰當假毛羽

韋應物詩誰當

假毛羽雲路相追奪

自愧掃門士

杜牧之詩自愧掃門士誰為乞火人

浮雲亦有梯

杜甫詩巨海能無鈞浮雲亦有梯

青冥送吹噓

韓退之薦士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寒酸漂

陽尉五十幾向耄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愛遇均覆燠况承歸與張二公送嗟悼青冥送吹噓

強箭射魯縞

惟待吹噓送上天

杜甫詩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可能

全忘未燃灰

羅隱詩宣室夜闌如有問可能全忘未燃灰

遺簪墜履應留念

羅隱詩遺簪墜履應留念門客如今只下寮

荷衣欲出却徘徊

南岳一昨聞公幕府開夢

魂頻遠隴頭梅久拋鞞袴辭君去忽有弓旌扣戶來茅
舍相過爭借問荷衣欲出却徘徊舊時檄草今焚棄辜
負黃金
百尺臺

四六警語

忱恂推轂 心存獎善 以忠報國
議論噓枯 志在達人 用廉取人

人物指南

地望如山

宵中水鏡

望重羣工

文章司命

門庭似水

筆下化爐

眼高四海

士流涇渭

範世清規

緇衣好賢

大庇蒸民

人物權衡

鑄人妙道

華袞褒善

並延髦士

斯民先覺

王室股肱

佐王保極

羽儀聖代

吾道主盟

時人耳目

為國惜才

冠冕儒流

一洗炎涼之習

公今日之選掄

大開寒峻之門

基一時之吐握

取人不得其全

謂棄雞肋之可惜

論士要歸於正

如收馬勃以無遺

宮商爨下之焦桐 正色拒公子之書
黼黻溝中之斷木 奮筆作巨源之啓

身擁綉衣以謙接物
家傳夾袋所至收材

翁歸不受邑子之私大開公道
林宗喜拔後進之士畢使成材

羊祜之舉不容私謝
孔光之薦嘗恐人知

先覺覺後運作成士類之陶鈞
已達達人開收拾英材之藥籠

閣權要之筆而不敢舞
褫苞苴之魄而不能伸

事君以人備見山公之啓事
量材任事肯拘李相之同年

循循然善誘人俾皆有得
斷斷猗無他技亦與兼容

布武膺門盡今日南州之選
掛名禰牘皆異時東閣之儲
轉移風俗力可挽於萬牛
主張人才言足重於九鼎
執贄而見還贄而見亦多矣
內舉不避外舉不避何間乎
選拔諸賢將羣空於冀北
棲遲一士歎獨滯於周南
閔常鱗於溝壑而轉之清波
出頑鑛於塵埃而納之大冶
尺度權衡之下有劑量焉
毫毛絲粟之能無棄遺者
古洪鍾畔濁清方判於羣音
大圓鏡中妍醜始披於萬象
北海之書直上得之若驚
南山之勢莫回聞者稱頌

定力如山輕重靡移於指下
清心似水妍蚩具照於目前
竹頭木屑並游斤斧之場
馬勃牛溲盡入刀圭之錄
忠宣知人密傳先范老之法
晦叔引類推廣大申公之心
識張籍於衆人慙非輩行
問車師於半面辱記姓名
手中刀尺先識器而後文辭
曾次權衡重安帖而輕浮競
以器使人曾不遺於唐楔
相馬賞駿初何計於驪黃
謂朽木可雕未忍輕於棄置
而老馬知道猶堪責以馳驅
握髮求賢小試化鈞之手
俛眉揖客旁搜藥籠之奇

親見前修以舉善達能為大節
樂成後進以拔淹起滯為宏規

麟角鳳嘴既待用以得宜
蟬腹龜腸亦屬饜而自足

昔馬漢壘雅多彰善瘴惡之風
今也周原獨任激濁揚清之責

誠有味其言也左右斯文
顧舍我其誰哉主張吾道

朝暮而拔其尤既廣羅於烏幟
近遠而觀所主猶兼取於楚材

謂驚馬在御難堪鞭策之勤
然飛鳥依人蓋有稻梁之念

度木鄧林梗楠杞梓之並蓄
求馬燕市驂駟驥駘之兼收

進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猶躬吐握之禮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亦推循誘之誠
以上並

薦舉頌德

鸚鵡薦一飛

八字回春

膺龍岌業

采及菲葑

馬價三倍

一絨照日

福鶚崢嶸

實諸桃李

恩斯勤斯

肯期抵鵲

喜溢顏間

仰銜恩意

至矣盡矣

誤及點蠅

事彌望表

退激懦衷

徑援筆以點睛

不待識邕之心

當勒銘於刻骨

已知見茂之心

故驟借之齒牙

勒漱帚於千金

若稔識其顏面

韻啞鍾於六律

乃興憐於半面

緹魚目於夜光

欲放出於一頭

補狐裘以羔袖

魯國之男子不生

苟睥睨孔鸞之翼

開元之老監難作

皆覲覲雞犬之仙

已甘墮地之棄甌

既無蟠木之先容

不謂中流之得人

又匪祥金之自躍

青黃溝中之斷木 一經片語之品題
芻秣廩下之病駒 便係平生之榮悴

杜衍用則所引皆知名輩

司馬相則其徒有行道心

羽而翼之所謂如天之福我

顏之厚矣未知何地以報公

隨驃騎之幙濫備執轡

剡公車之章遽蒙推轂

塵埃委吏悉依夏屋之萬間

造化全功遂拜春風之一紙

據地承顏非有豚蹄之祝

為天啓齒迺蒙蟲臂之收

日邊龍節上連縹緲之蓬萊

雲表鶚書遠及泥塗之枳棘

周公還贄近收三士之材

毛遂備賢輒在一人之數

卑飛控地焉敢望附尾之謀
暖律回春乃特剡需頭之奏

求食畫墁又占芙蓉之幙
飛章推轂遂依桃李之門

后山歸老徐州喜得於鄭君
祠部好賢韓愈轉言於侯喜

取寶於山閔道間之橫棄
市駿之骨懷殿下之長鳴

韓公德量然猶年少之見疑
坡老風流追悟詞人之已去

諸大夫皆曰賢真成殊遇
聖天子可其奏殆愧隆恩

求者則與詎聞有與於不求
舉爾所知寧見不知而獲舉

薦希文而用之助於元獻
援老蘇者衆矣倡則歐陽

凡挾貴挾故而求皆避三舍
視舉譬舉子之事如出一人
奔蜂之祝化蠶蠋以何能
黃狗之皮補狐裘而終累
公於士甚士於公久無是事
子生孫又孫生子難報此恩
驅孫復於遼東竟無他異
望騰驤於冀北猶踵後塵
孔丞相恐人之知於今復見
魏獻子唯善所在顧我何堪
垂耳之駒驟增十倍之價
拖腸之鼠如遇九仙之丹
若王良為御志豈在於十禽
遇伯樂長鳴價果增於三倍
為文乞巧素絕望於九霄
聞絃賞音忽蒙知於一日

匠石見曲轅之木皆曰不材
象罔索赤水之珠偶先獲寶

抗公與於私謂盛行之際
施大恩於孤寒無援之蹤

百里之行將至忍拋棄於半途
千尋之綆既垂免沈淪於遠海

為山九仞極知一簣之虧
撞鐘千鈞此豈寸莛之力

孔融之拔禰衡謂不如於一鶚
趙鞅之思周舍歎無用於千羊

安石之薦謝玄才能是舉
呂相之知夷簡公輔相期

見彈而求鷄炙人竊謂於狂愚
入淵而得驪珠已實懷於慚懼

太白眼高已掃空於海內
浩然肩聳且攜入於禁中

其求士甚士之求公公無愧古
不即人而人自即我我則覲顏

以市道交疇匪廉頗之客

取富人子幾滿衛青之門

以侍中之貴肯憐負薪之買臣

知鄰婦之賢至欲乞火於曹相

獻子之友五人削宜超絕

曾皙之後三子自覺叨逾

謂權出於已何須蟠木之先容

而善取諸人不憚采葑於下體

元禮之門爭願於登龍

北海之章尤榮於薦鷄

諸公濫為之賞音已誤子期之聽

先生復以之充數恐累初奚之明

薦永叔於館曰府屬官

譽柳渾於朝曰臣從事

士固伸於知已蓋非搖尾而後憐
德不待於成身端合銘心而自厲

猥蒙三握髮而與之進
固知一舉手之不為勞

憐其樸直固將曲進於君子之躔
念此蹉跎且欲蚤脫於選人之海

儻不在舉爾所知之數
未免有使子不遇之嗟

如唐玄宗之用馬懷素始當上心
若王志愔之薦白履忠乃符人望

請裁小子狂簡之章
少謝大鈞塊札之賜

若為題品俾居永嘉百六掾之先
意者矜憐尚在元和三十人之後

假以王行雖黃之論
期之馮唐垂白之秋

豈必求乃予至有如程子之所規
故敷奏以言猶愈知仲淹而不薦

搜尋十六字之好辭

結裏二三年之薦目

逢麴車而流涎孰能無一日之望

過屠門而大嚼聊足快平生之心

陳篇以希未免為諛

挾貴而問尚容借勢

月明星稀烏南飛徒歎孤蹤之誰附

夜靜水寒魚不食已甘千里之空歸

自非青白眼之過人

安得雌黃口之及已

師魯之從事陝西容有知之而弗薦

永叔之退居潁上乃虞賢者之不聞

廣平下坐而揖之前

相如未至而進諸右

所可貴者遇大賢韓子所以賀侯喜
不待求而後施德柳侯於是感崔卿

文朽木以青黃之華
傅鳴鳩以羽翼之飾

孫公朴之舉吳中復因識面之未嘗
陳師道之為曾南豐即辦香而有祝

方枯臘玲玊之際
忽陽暉駘蕩之中

謂當今之急務非患無賢而患蔽其賢
要知古之大臣不有其伎而有人之伎

苟囊底之錐自露
雖道傍之寶亦收

蘇文忠言語妙天下惟引山谷以同升
呂正獻節行過古人獨薦瀛溪而為代

豈期刺史之天
決無將軍之地

得人朝廷得人幕下無愧石洪溫造之流
遇我國士遇我衆人明辨中行智伯之報

小人屬饜而已非惡此而逃之
大鈞塊圯無垠果何修而得此
網涸鱗於沼沚之細此意何如
目驚馬以渥洼之良其榮已甚
步亦步趨亦趨未遂摠衣之願
筆則筆削則削先騰踰袞之褒
如賦狙即四以較三未知損益
若書馬宜五而缺一或係成虧
未嘗出意見論利害何有精明
不過摘紙尾行文書安足稱道
不疑既受勝之之薦永矢餘年
周禮敢負東坡之知有如今日
大夫薦人與之大夫固無是事
國士遇我報以國士惟既厥心

我有二天已幸厠七十家之舉
士更三日猶希與八百吏之除

闕黨童子何所取材

汝南旦評胡然過聽

號門生而知恩例欲自同於蛇雀

報國士之遇我誓為小異於馬牛

號門生而不知恩者非人也詎敢弭忘

視匹夫不獲其所者若推之更祈終惠

不知下俚之何聲

得契陽春之孤唱

白頭已負平生雖不能致吾君堯舜之上
黃金不如一諾或可使得此聲梁楚之間
以上並

謝舉

黃綬抗塵幸蒙恩而受代
碧幢率屬辱剡薦以充員

羊公威德可無峴首之賓僚
庾亮風流必有南樓之參佐

剡章天上夙蒙褒袞之華
辟掾幕中重拜禮羅之辱

鵲欲求枝永夜豈勝於三繞
燕惟有主此時不誤於重來

方將收拾毫髮絲粟之材
于以主張樽楹店楨之用

寘諸清流亦既有鳧鸞之愧
參以前輩必難逃虎鼠之嘲

珠履滿前已有先登之客
褐衣入見許陪後至之賓

忠定之薦辟必孝廉恬退之人
清獻之奏揚皆骨鯁敢言之士

初開玉帳陪碧油談笑之餘
首築金臺立青珮講論之列

宜得孝直幼宰之材
會元帥大開於幕府
俾居鄒生枚叟之右
而諸賢畢入於禮羅

雖云處囊中初無見穎
山澤之瘠何心於進
羅而置幕下欲使空羣
丘園之聘無德以堪

草陳琳之檄思苦鈍遲
吟王粲之詩語多悽婉

郭子儀之羅絡雖六十人
烏大夫之招延止一二輩

持國就并州之辟專以富公
端叔為中山之遊蓋依坡老

行臺開大幕府
選吏如小朝廷

烏大夫既招石處士復置溫生之才
裴晉公已用韓退之兼採柏耆之策

共遊兔苑雖慚蜀客之才
不省馬曹當矯晉人之敝

致石與溫首述烏公之求士
以柳易潘次言禹錫之有親
將母來諭身雖未可以許人
懷德惟君士固必伸於知己
登山置酒固難陪叔子之風流
載筆勒碑或可紀晉公之勲業
以上並謝辟

翰苑新書前集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前集卷七十

干請

歷代事實願備一藥石

唐元澹字行冲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

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膜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

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此鉛刀一割通鑑晉紀譙

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鉛刀一割王永曰公未

見知耳鉛刀脫穎囊中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使遂早

豈無一割見而和璧連城晉張載傳和璧之在荆山云云鑄金為莫耶列子大冶

躍曰我且鉛刀一斷漢班固敘傳搗朽摩借勢王公韓

必為莫耶鉛刀一斷鈍鉛刀皆能一斷借勢王公與

邢尚書書云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高自稱譽前東方

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高自稱譽朔傳武

帝舉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朔上書上書自鬻前東方朔

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上書自鬻傳朔上書

自鬻曰臣朔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零雨待雲興

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零雨待雲興

魏愷傳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刺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愷於路自陳

惜曰咸猶中旨愷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愷欣然數日除霍州刺史

皇朝事實上書求薦程氏遺書先生云一日頤與韓持

官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謂大資乃是求知已頤曰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人倒來求是甚道理夷叟云求薦

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勤職所以求。

口童蒙訓，滎陽公呂希哲也。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

或議其不求者，仲父對云：勤於職事，乃所以求也。

羣書精語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

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分

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分

斗水濟濡沫之枯鱗，駱賓王文倘能分其斗水濟濡沫

使伏檻駕寒希駢驥而蹠足，竄迹翩翻排鴛鴦而刷羽。

顧盼曲流剪拂增價，同上奮短

翮於槍榆，希高標之餘，拂濯鮮鱗於涓滴，望鴻浪之微，沾所冀，顧盼曲流剪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跋鼈

致千里之行

匠石之睨伯樂之顧

韓愈為人求薦書其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

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才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是生於匠石之園而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

韓愈上李侍郎書時為江陵法

曹參軍愈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云云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

遑遑乎四海

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

無所歸

韓愈上宰相書今有的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居窮守約亦

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四舉於禮部
迺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
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
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云云伏念今有
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
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
則命也其惴惴焉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

韓退之上宰相書今

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
故士之行道者不得志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
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
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
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所屈伸乎知
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已駱賓王文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已連城

之珍俟楚文而進唐文粹連城之珍俟楚文而後發進高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時致

座側使進其所有韓愈代張籍與李中丞書籍善為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

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

前賢詩詞儻遇拂拭恩劉長卿詩鐵衣雖正澀寶刃猶可試儻遇拂拭恩應知轉犀利

願君垂採摘王維集幸堪調鼎用願君垂採摘春風半張紙楊誠齋求陳塔薦書

獨念東牀客猶沈左選曹杜荀鶴詩相知春風半張紙立地作宜教相知不相薦杜荀鶴詩相知不相薦何以自

謀承相舊知為學苦鄭谷感懷投時相丞相舊知身為學苦更教何處貢篇章枯朽

猶能出茵芝

蘇東坡詩

願辱太守薦

韓愈詩 馘馘當世士所憂 在饑寒云云 願辱太守

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無鹽煩刻畫

歐陽公詩云云

四六警語

雖寒菊自芳於籬下 而苦李誰念於道旁

既被點鐵化金之賜

勉驢技之一鳴 寧無乞醬得酒之心 希馬價之三倍

流涎久動於麩車

迹雖阻於登龍 病顛輒希於箕秣 心竊希於附驥

為黃憲而解榻

操魚目而賈夜光之肆 攜駿明而上堂 薦豚蹄而祝天時之豐

遇終期於萬一

樽沓聽恩 今既迫矣 瀆敢避於再三 睚盱望施 能無請乎

爨桐難售

敢憑蟠木之先容 若李易捐 輒效錐囊之自贊

三吐哺而下白屋昔者見之
一舉手而轉清波今其時矣

叩角而歌白石聊假此以干齊
築臺而飾黃金猶庶幾於始隗

祝甌窶而操豚蹄不夸而狹
見彈丸而求鷄炙匪躁斯狂

說項斯之詩於到處幸已不遺
吹揚雄之賦以上天更期有遇

月明遠樹自憐烏雀之何依
海上問津或謂斗牛之可訪

有三品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思
持一瓣香敢作噓枯吹生之想

牛鐸至微荀令君取以調樂
爨桐無用蔡中郎識其中琴

所求易與巢林之鷓不過一枝
安敢負知伏櫪之驥猶思千里

敬為曾南豐試展辦香之禮
何為陳師道長令三徑之荒

文穆取人才多夾袋之所蓄
元獻待寒士至樽酒以相歡

范叔一寒哀之命也不哀之命也
杜陵十暑可以言歟未可以言歟

祁公用則所舉必名世流
司馬出則其徒有行道志

蟠木為萬乘之器必資根柢之容
祥金躍大冶之爐敢作鑄錡之想

溝中犧尊之斷拔之泥塗
車下牛鐸之音薦之郊廟

譬百里之遠游半道尤艱於九十
猶中流之未濟一壺何啻於千金

傳和凝之衣鉢珠愧前修
備狄相之參苓願從今始

况逢人說項斯已嘗借品題之論
而知我者鮑子亦妄希獎拔之恩

蠟言脂貌靡容鞭賈之欺
馬勃牛溲願廣醫師之蓄

陳陽之薦陳咸豈是莫如於同姓
嵇康之薦嵇紹蓋將曲念於陳人

鳶飛魚躍不自知鼓舞之私
蟲臂鼠肝但悉付生成之造

效王巖叟之為客誓不出於他門
持陳師道之辦香期力酬於知己

向來辦香之敬直為南豐
此去翹材之延願陪東閣

處幕干薦
月華先得莫如近水之樓臺
雲廈不棲更傍誰家之門戶

抗塵衛幕雖獲事大夫之賢
定價韓門庶幾在弟子之列

廣厦萬間已託湖上龜魚之蔭
丹砂九轉早成鼎邊雞犬之仙

子來幾日何裨幕府之文書
我有二天更傍誰家之門戶

因人干薦

敢憑蟠木之先容 然苟以平昌之言足信
輒効錐囊之自薦 則或知尹公之取必端

觀元瑾所以問柳子所以答
由頽客唱其行崔公唱其文

或借鄭李崔盧而引援
或憑金張許史以提拔

固非曹劉沈謝摸索以可知
且無金張許史揄揚而為助

薦希文而用之助於元獻
援老蘇者衆矣倡則歐陽

坡老之稱叔弼未忘六一之恩
山谷之譽少章亦以太虛之故

黃金可鑄豈容躍冶以自言
白日無私尚冀覆盆之可照

意謂鄉貴得上林之賦索囊而空
或問帝城有公子之書搏手以對

晏元獻知希文而更薦在沂公何愧於知人
歐陽脩見韓相而輒忘恐明允自嗟於終老

再干

昌黎三書敢憚煩於免瀆
山公一字願早賜於褒榮

麀頭鼠目自難逃水鑑之明

馬勃牛溲或可備藥籠之用

琴彈山水之幽世能知而有幾

瑟動鬼神之聽王不好以伊何

知已難逢自歎后山之易老

薦賢云衆忍令侯喜之終遺

瀛溪嘗蒙清獻之知屢煩薦表

明允既因韓公以進猶再投書

寸莛之撞洪鐘豈堪出手
斗水之活涸轍久切垂涎

抱璞獻楚縱沒世以奚為
鼓瑟干齊宜窮年而弗售

和璞固珍寧無別足之患
隋珠雖美尚貽按劍之疑

流水高山信賞音之難遇
巨宋細桶冀作室之兼收

韓公德量然猶年少之見疑
坡老風流追悟詞人於已去

如廬江不省於君公自知駕下
倘燕國曲憐於子壽或可激昂

八折灘挽上水之船固難於進
一簣土虧為山之仞忍棄其初

杜工部願依嚴公子而偶爾遭逢茲為幸甚
王文康欲為梅聖俞而似乎猶豫更望斷然

幾得而失

雷電取將已下仙官之勅
蓬瀛且至却回方士之船

望三山而船輒引回幾能徑到
登八重而門不得入多廢垂成

嗟東隅已失矣豈無望於桑榆
激西江以活之曾不如於升斗

田畝所薦者六而五奪於親要
巨源所拔者十而九出於權門

雖夢中之蝶已與迹以俱化
然塞上之馬必有時而復還

以溫生為才又以石生為才向者未堪於兩及
曰由可從政復曰求可從政今其以次而兼收

求辟

聽綸巾羽扇之談莫參檄筆
撫篔簹食壺漿之俗願竄辟書

北道之乘洪鈞允謂千齡之遇
東閣之來衆彥未應一士之遺

天下官豈以恂故冗耶或容寸進
海內士賢於隗者至矣是在一陶

駑馬頗困於脩程今方稅駕
去燕來尋於舊壘倘為捲簾

朝拔温造暮羅石洪舉幕之士盡矣
遠取居易近捨皇甫明公之見不然

鳳翼龍鱗孰不希於攀援
牛溲馬勃皆有望於蓄藏

與其進與其潔方將倚夫子之宮牆
能勿誨能勿勞倘許近先生之琴瑟

念故園之桃李差易為春
收藥籠之參苓早期備數

得不得之有命當安造物之鑪錘
樂莫樂兮相知更傍誰家之門戶

吐哺而得三士誓歸周公百千人之中
歆血而定一言許繼毛生十九人之後

非緣推轂欲自列於筦庫七十家之中
但冀樞衣將獲齒於承家二三子之後

求援

歷代事實轍魚升斗水之活

莊子外物篇車轍之中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豈

有升斗之水
而能活我哉
穿虎搖尾

前司馬遷傳猛虎居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陷穿之中搖尾求

食

羣書精語一舉手轉之清波

韓愈應科舉與人書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有怪物焉

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
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其窮涸不
能致乎水為獷獯之笑者蓋什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
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

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脚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其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持其不哀之命也知其有命而且鳴且號者亦命也

長綆出之千仞

柳上李夷簡相公書宗元聞有行三途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

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之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云云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

援之幽窮推之高顯

韓愈上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

考功崔

虞部書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乃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莫可也吹律召東風以薰之劉賓客集

譬諸蟄蟲坯戶而死者與木槁死亦無以異矣春雷一震必歆然翹首與生為徒况有吹律者召東風以薰之其化也援衆溺於坎深之下劉賓客集施一陽於剝極益速之餘援衆溺於坎深之下

斗水濟濡沫之枯鱗駱賓王集倘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孀媿之寒女

使伏櫪驚寒希騏驎而蹠足蹈水火者之求免韓昌黎文蹈水

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生而全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

其死者則將大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

墜井者求出

杜牧之文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

者誨而求拯

劉賓客集夫踏者思起必誨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

無扳聯之

勢

韓愈釋言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

進相援也退相拯也

同上答元公謹論仕進書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

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

無虬蟄蟻子之援

同上題張中丞傳後云云

出谷罕求聲之援

唐文粹入

州無為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

攀驥逸而無由

駱賓王文攀驥逸而無由仰鷗飛而自失

起廢者二

柳子厚起廢答令茲是

州起廢者二焉東祠云云雙浮圖有師道

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
學者與女釋者俵俵無所師遂相與出壁浮圖以為師
中廢病顛之駒顛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羸無異技破
然大耳今刺史來莅吾邦無以為乘廢人咸曰病顛駒
大而不羸
可秣飾焉

前賢詩詞餘波期救涸

杜甫詩

遺簪莫棄捐

溫飛卿詩折簡能榮瘁遺

簪莫棄捐韶光如

誰為乞火人

杜牧之詩自愧掃門士誰為乞火人

遺簪

墜耳應留念

羅隱詩遺簪墜耳應留念門客如今只下寮

可能全忘未燃灰

上同云宣室夜闌如有

親交可攀援

韓愈送進士劉師服時節不可翫親

交可鄉曲無知己

孟浩然詩鄉曲無知己

朝端乏孤雲
攀援
親故依誰為揚雄一薦甘泉賦

獨無依

文選貧士詩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四六警語

客或墜險途千仞之下未忘引領以求憐工欲累浮屠九層之高尤以合尖而為貴

魚尾既頰詎敢忘升斗於東海
烏頭可白倘或憐三匝於南枝

固將引手於已墜之淵
是謂施恩於不報之地

介為時論所喧雅見稱於永叔
軾陷深文之久獨受薦於景仁

一飯念民推赤心而起廢
萬間庇士赦小過以舉賢

大事從長不能委其規矩準繩
他人有心推而內之罟獲陷穽

已老而帝好少命也奈若何
賣漿而天值寒時哉不我與

若墜諸淵孰能投足以相拯
仰觀于上不免伸吭而一鳴
倘遇有力而不鳴將歸永棄
如迫垂成而遽止盡廢前功
處涸寒之谷非吹鄒子之律則不生
墜極深之淵非垂烏獲之繩則曷致

陳情

歷代事實願生入玉門關

通鑑漢和帝紀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

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先狗馬填溝壑

前漢東方朔傳云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

一日卒有不勝灑掃之職

欲仕困於無津

晉陶侃傳范遠謂侃曰欲

仕郡乎曰
困於無津

羣書精語蚊蚋負山鷹鷂逐鳥

劉禹錫文蚊蚋負山力誠不足鷹鷂逐鳥志則

有餘草木賤軀烏鳥微志

同上草木賤軀誠不足惜烏鳥微志實有可哀

霄漢益

高泥塵永棄

柳子厚文霄漢益高泥塵永棄瞻仰遠絕陳露無由

負臯淪伏聲銷

跡滅同上螻蟻之誠難達

白居易集葵藿之心徒傾螻蟻之誠難達

場藿向陽

輒思自効

權載之集蹄涔赴海誠亦無因場藿向陽輒思自効

臯積如山命輕如

髮

藥城集云云

前賢詩詞終隨松柏耐風霜

王臨川集曾與蒿藜同終雨露終隨松柏耐風霜

欲回身寂寞濱

同上豈堪置足青雲上終欲回身寂寞濱

芻狗何勞收已陳

樂城集木雞自笑真無用
翳狗何勞妝已陳

辯謗

歷代事實為之辯理

晉惠帝紀初大司馬同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

大將軍為之辯理得免

飛語通鑑唐德宗紀李晟大安

死因表為平原內史

李晟伏兵大安園謀因倉卒為變晟遂斫伐其竹

大節白於世

唐李翰傳張巡死節睢陽人媚

其功以為降賊肅宗未及知李翰傳巡功狀表之帝因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

意以之譖後漢

馬援傳援自交趾還載薏苡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有上書譖者以為珍珠

羣書精語無信人之言

詩揚之水無信人之言人實誑女

予豈好辯哉

孟子滕文公下子豈刺心以自明
李少卿文刺心以傲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自明剖頸以見志

宰相傲翰林

韓退之釋言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
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

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
云云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
者子其慎歟云云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
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
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
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傲宰
相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
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非狂惑喪心之人
上

夫傲雖凶德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
於今不善交人無相生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貨蓄貲以
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
利夫何恃而傲非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

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困於口舌不能自明唐李光弼贊光弼困

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孔墨不能免讒前漢鄒陽傳上書曰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作詩以絕詩何人斯暴公為卿士而諧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讒人罔極詩

蠅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人罔極構我二人巷伯傷讒詩巷伯寺人傷於讒故作

是詩巧言傷讒詩巧言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巧言易信孤憤難伸

劉賓客集巧言詆訶萬端柳子厚文詆訶萬端旁午構扇衆口相咻有

口難訴樂城集云

前賢詩詞巧語屢曾遭意故東坡云

四六警語

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
宣言於庭者遂肆鳴鳥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

出煨燼於溺灰之後

醉尉呵怒

援窮困於擠壑之餘

窮鬼挪揄

賴白日青天之照臨

回槁木寒灰於既死

賜震風凌雨之帡幪

起游魂白骨而再生

蜂蠆起懷

固已不勝衆楚之咻

豺狼當道

豈謂又生一秦之患

舉有竊鈇之態

竊幸子虛之事白

動成投杼之疑

敢期薦福之碑轟

但期薄人于險

若謂叨逾於寵數誠且甘之

靡防投鼠而傷

至云結造於事端則為冤矣

吏奸雜治知繫影之無端

口語橫生信吠聲之可畏

事遭非意蹊田迺至於奪牛

訟欲自明穿屋誰知其無角

衆怒所遷幾類水中之蟹
一揮而去又同瓜上之蠅

始恃帡幪之可託安得禍機
孰云萋菲之橫生反汚恩地

墮井誰肯救而又下石焉
餘燼寧復燃猶有溺灰者

不疑償同舍之金彼誠誤矣
晏子解左駮之贖幸熟識焉

略無教化繼聖門之絃歌
但有語言為讎家之組織

激水西江振網罟暴鯁之急
搏風北海縱樊籠鍛翮之飛

市三傳而有虎誰為釋疑
墨一誤而成蠅卒蒙觀過

補壞牆而翁怒自干非意之誣
束緼火而婦還更冒曲成之造

又復妄發不勝汲黯之狂
非所宜言正坐漢家之法

平生舊友至此著嵇康之書
一時諸公鮮不畏劉輿之賦

告曾參而三至理或可疑
畏楊震之四知心無甚愧

兩曾參未知孰是咸懷投杼之疑
一王沂不足增威力解伏鋹之怒

鬼劈口而妄出瞽言
天奪魄而仰膺震怒

謂虛船觸人而褊心不怒雖以無他
然強弩射市而薄命先遭莫非自取

志雖修而身愈困
譽未信而毀已加

謂柳士師之黜豈一身禍福之足云
而阿大夫之烹竇公道廢興之所自

提熒熒溝壑之身

出洶洶風波之地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特欲懲利口之文
衆人欲殺吾意憐才初弗罪屬文之士

敢期智伯之知
終弭國僑之謗

湔洗

羣書精語息我黥而補我劓

莊子云

振拔泥塗

前班固枯

骨復被肉

後漢趙壹云

洗刷疵垢宣暢湮鬱

通鑑

入湯之禽復

假羽毛

蘇武報李陵書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自斷之足復蒙連續

塵洗天波

陸機表云

塵洗天波
誇絕衆口

迴霜收電

同上云

拔泥塗之久辱

文粹云

枯條與

秋蘭垂芳

陸士衡賦使枯朽之枯條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共翔鴻撫翼

出泥騰霄

從骨生肉

白侍郎云

提拔出泥吹噓生翅

同上

杖拭舊痕湔

洗前過

杜牧之文杖拭舊痕湔洗前過必欲牽復用存始終

育豐肌於朽骨

劉越石文

生繁華於枯萋

折脅臞脚之倫得自拂飾

柳子厚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是

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云以期効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

前賢詩詞恩波起涸鱗

杜甫詩云

洗拔出泥滓

白侍郎詩云

重雲

開朗照

杜甫詩重雲開朗照九地雪幽魂

聖代也知無棄物

羅隱詩云

莫教

狼籍渾沙泥

僧參寥子雪詩安得層霄返收拾莫教狼籍渾沙泥

長使賤泥沙

錢起

詩莫因毫

髮累云

卷七十

四六警語

見管夷吾解桓驤之憂是將有賴
必祁大夫明叔向之罪今見其人

觀過知仁允蹈聖人之明訓
鞠躬盡力仰希前哲之盛心

讀誓殺之書未忘前過
陳出師之表永愧先賢

駑駘失路固已無歷塊之功
頑鑛遭時尚或有發矧之意

復神明於舊觀已悟昨非
措步武於夷途復從今始

受知

歷代事實知我者鮑子

史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

之天下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知人號席公唐席豫字建侯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

臺閣當時推知人之鑒隋高孝基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孝基

有知人當為南州冠冕蜀志龐統字士元少時樸鈍未

人之鑒統往見徽徽稱統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荆州老從事世說習鑿齒有才桓

宣武器之未三十嘗為荆州治中謝朓曰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庇其字下世說庾太尉少為王

武子所知庾過河歎王曰庇其字下使人忘寒暑士為知己死史記趙襄子滅智伯其臣豫讓

逃遁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死而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

羣書精語驥鳴知已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

笑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聞於天一顧而馬價十

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

倍同上有人市駿馬者三旦立市人莫驥遇孫陽而得

之知伯樂一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代楚辭驥躑躅於弊輦兮遇孫陽馬驥長鳴盧狗悲號

而得代注孫陽伯樂姓名也

曹子建自試表驥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

知其才足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

之捷以驗良工知和寶巧冶知干將南史沈約傳云美

搏噬之用

視之貌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為和寶也精鍊藏於未

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為干將也

有如盧公之知我韓愈與盧郎中薦侯喜狀其人為文

甚古立志甚堅自言為閣下所知辭

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見王公數百未

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此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

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任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稱於天下曰知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

韓愈上張僕射書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

辱知辱愛受容受察韓愈上鄭相公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

為報答效日夜思慮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敢進謝自以為如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

文選四子講 受德者不待成身柳子厚文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

德論云云

賢而已受德者不待成身而拜賜感知而已故呂望之

鼓刀甯戚之謳歌

楚辭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

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知己如麻不患不顯

柳文云

前賢詩詞桐遇知音已半焦

白侍郎詩馬因回首雖增價桐遇知音已半焦

壁無卞和

唐文粹圭璧無卞和甘與頑石列舜禹無陶堯名隨腐草滅

四六警語

啞鐘寧冀其再調漱篋遽從而增價

不假左右游揚之助自垂高明特達之知

人所共捐借譽難施於韓愈公惟不棄逢人須說於項斯

收寶道傍使少離於塵土出桐囊下期遠有於聲音

取諸大夫皆曰賢固期無負
稱於天下曰知已豈必盡然

百里奚之飯牛本非干世
九方臯之相馬所貴知心

若中行之衆人遇我何足捐軀
如山子之一字拔人乃能名世

豈圖四五十不足畏之年
乃辱諸大夫皆曰賢之譽

叔向之得駸蔑尚資堂下之言
蘇公之識廣平尤在梅花之賦

此豫子不顧身於智伯
而侯喜有矜色於盧公

外之部使者察廉力誦河東之賦
內之卿大夫獻納僉諧谷口之名

故寥寥罕遇於已知
惟在在習聞於自驚

豐城之劍未逢雷煥氣徒干於斗牛
柯亭之竹既得蔡邕聲乃合於律呂

匪借先容於蟠木
自逢異顧於焦桐

收錄

歷代事實正吾藥籠中物

唐元澹傳澹字行冲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蓄

以自資也脯腊以供滋味參朮以防疾疢門下充百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羣書精語大為柱梁小為檝楔

管子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

為檝楔脩者以為欄棖短者以為侏儒杆樞小大脩低皆其所宜

大木為杗細木為桷

韓文公進學解先生曰吁子來前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榑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屋室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渤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難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義負偃植各安所施 唐劉弘基贊若

椽椽梁柱以成大室義負雖有絲麻無棄管左傳成偃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

詩曰雖有絲麻無棄管封菲不以下體而不採陸宣公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

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莠材之短者棟梁資其

峻唐文粹水之細者河海假其尺寸之材無所棄元微山深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

曲輪直桷各適於用皇甫占小善者率以錄韓愈進學 混文 解占小善

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使之各盡其才王臨川文古者至治之世自瞽矇昏聩侏儒

使之皆各盡其才所以架羣材立清廟陸魯望文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羣

材立清廟杞梓連抱良工不棄通鑑周紀一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

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洪纖曲直各有所施晉書阮咸云譬諸林木云云

前賢詩詞大匠無棄材韓退之詩大匠無棄材尋尺容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常思掄羣才杜牧之詩常思掄羣才以為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楣榱與棟梁苑之皆

有位忽然植明堂一揮能立致

四六警語

大厦非一木之枝故根闌店楔與榑榘而並蓄
小市無千金之藥故芝苓參朮合薑桂以兼收

雞壘也豕苓也亦嘗累藥籠之收
鼠肝乎蟲臂乎斯固在化鑑之運

牛溲馬勃隨所用以兼收

蟲臂鼠肝不以微而見棄

桃李盡在公門豈終使一株之慘淡

葑菲無以下體尚希發寸草之華英

顧以毛髮絲粟之材雖構榭無庸厦屋已成之時

悉在權度錙銖之內然木柱可補藥籠尚虛之數

上書光範初無蟠木之先容

得闕長安乃辱采葑於下體

雖芝箭兼收皆以待醫良之用

而珠玉在側獨奈何形穢之慙

拔淹振滯關洪鈞播物之天

舍短取長為翹館儲材之地

寒谷根荄惟望東君之發育

舊家桃李已經先正之栽培

參苓朮桂孰不希狄籠之收
鹽醢梅醢盡欲供楚鼎之用

謂不逢醫國之手藥籠可無
若一遇濟川之才竹頭必用

種成桃李之陰一為國計
采及菲葑之節皆以已知

巨川作舟楫則剡木皆有用之器
震風知旃幪則廣厦無可棄之材

託庇

歷代事實倚以為北道主人

後漢彭寵傳云

依日月之末光

前漢蕭何傳云

羣書精語厦屋旃幪

楊子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旃幪也

大厦成而燕

雀相賀

淮南子說林訓云云

鳳凰巢于阿閣

通

巨魚縱大壑

前漢王褒

傳沛乎如巨魚之縱大壑

如晨風之鬱北林

晉書孝愍帝紀如晨風之鬱北林如巨魚之趨

藪澤也

魚得水而遊

唐元稹傳魚得水而遊鳥乘風而翔

庇身有地

任彥昇集云云

霜雁託於秋風

列子霜雁託於秋風以乘輕舉之勢

社鷯屋鼠

前漢中山王傳社鷯

不灌屋鼠不熏所託者然也

稷蜂不攻社鼠不熏

韓詩外傳稷蜂不攻社鼠不熏所託

者然也

賀其得賢主人

韓退之代張籍書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語且賀其得賢主人

前賢詩詞歸鳥赴喬林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歸鳥赴喬林翩翩厲飛翼

多栖

百丈松

白侍郎不見千年鶴多栖百丈松

魚樂在陂池

白侍郎詩獸樂在山谷魚樂在

陂池蟲樂在深

飛燕巢君屋

古詩云願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何處堪

託身

唐文粹不逢高枝引未得凌空上何處堪託身為君長萬丈

一榻偶依陳太守

羅隱詩

瓦影蔭龜魚

韓愈新亭詩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紋浮枕簟瓦影蔭龜魚

安得廣廈千萬間

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

不動安如山

高飛燕雀賀新成

杜甫詩云

四六警語

且河潤百里海潤千里固知均被於沾濡然人有一天我有二天竊意獨蒙於覆護

歌杜陵之詩永願依於廣廈為魏公之客豈復出於他門

崧嶽之幽萬象或免伶俜泰階之正六符終依造化

斯道直歸於先覺有一瓣香
此生擬賦於大鈞無三尺喙

赤舄九霄之上莫豫鳧趨

洪鈞一氣之回第深螽躍

心服步趨難慕絕塵之奔軼
道占調變終歸景化之陶鎔

山納藪藏竊有包荒之賴

雨凌風震當無脩尾之吟

葱蒨久長誓勁雪霜之凜冽

翬飛巨麗倘無風雨之漂搖

山林興遠悵徒負於鷗盟

厦屋庇深喜尚陪於燕賀

鳶飛魚躍方游叶氣於天淵

雁隻鳧單願託微蹤於江海

雖無善政敢希堂上之珍

倘有危機尚賴幕中之辯

桑梓之邦謹護甘棠之蔽
棟梁之日長歸大厦之幷懔

有同燕雀賀大厦之造成
更比鷓鴣幸一枝之有託

烏知木擇肯捨控地之枋榆
燕賀厦成更傍誰家之門戶

老驥伏櫪豈堪鞭策之勞
飛鳥依人蓋有稻梁之累

以故人而望蘇孺文豈其敢爾
執公禮而事陳仲舉尚或能之

夫子之牆數仞倘許登龍
杜陵之厦萬間願同巢燕

弔沙洲之影辱憐夜月之孤鴻
賀厦屋之成願入春風之雙燕

縹緲孤鴻恐回頭於斷渚
差池歸燕寧絕望於捲簾

蓬萊之隔弱水迹雖判於仙凡
寒谷之轉陽春心第傾於造化

側聽塗歌已屬饜於善教
密依河潤尚沾丐於餘波

幽桂遺管蓋詎敢累犯嚴之目
江梅託桃李但欲薰自潔之香

為山九仞之成慮虧一簣
靈河千里之潤願借餘波

削牘抒誠莫報投桃之隆貺
盼柯自適尚依種柳之餘陰

服鹽車而垂兩耳願殫駕力之勞
得廣廈之有萬間可遂歡顏之託

人無為李將軍之地奚俟先容
已獨有蘇刺史之天敢云後至

誇新尹不離口與田父以長吟
庇寒士俱歡顏覺窮途之增氣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惟深繡絲波及晉國皆君餘也幸勿鄙夷

以其責劾越人安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

主家十二樓而妾一身豈新恩之敢觀廣厦千萬間而士盡庇非公道之焉依

感恩

歷代事實國士遇我以國士報

戰國策豫讓曰范中行衆人蓄我我以衆人事之智

伯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

解衣推食

前漢韓信傳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造門謝

恩

前向武傳武遷揚州刺史行部九江太守戴聖曰後生何知乃欲亂人治武廉得其罪聖自免後毀武於朝廷而

聖子為羣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未嘗不造門謝恩

羣書精語一言之譽一面之榮

王彥昇文集序一言之譽東都謀於西山

之榮鄭璞踰於周寶

元造曲成大明私照

劉賓客集

再造生涯天寶為

德

陳子昂集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任彥昇彈文

咳唾為恩盼睐成

飾

江文通書

千載一逢

任彥昇彈文顧已循涯實如塵泰千載一逢再造難答

生繁華

於枯萸

選勸進表生繁華於枯萸青豐肌於朽骨

榮慶豈生一身而已

陳子昂集

拔於草野謬齒衣冠私門祖

摩頂至趾豈足上酬

劉賓客集

摩頂至趾豈足上酬

窮鱗得西江之水

劉賓客集羣蟄應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

六

律變幽谷之寒

劉賓客集六律變幽谷之寒一九消彌年之疹

戴巨鼈之山未

如恩重

杜牧之文泛大鯨之海每覺魂搖戴巨鼈之山未如恩重

卵翼不自於他門

李義山集卵翼不自於他門頂踵實非其已物

油乎若春澤之浸

吕和叔文暖乎若冬陽之

照油乎若春澤之浸功無銖兩恩有岳山

晏公類要云云

遺簪以故而見

收藥城集遺簪以故而見收老馬以病而復養

負山載嶽未足勝荷

通鑑陳紀周守

文曰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載嶽未足勝荷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左傳

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

詩隰桑

再造之恩

劉賓客集一聯之念再造之恩

垂露在手

清風入懷

柳子厚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敝帚之詞

致之烟霄分絕流盼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溫褒於楮衣龍門俯收於埴井

前賢詩詞恩光到敝廬

劉禹錫集云云

涸溜沾濡沫

元稹詩涸溜沾濡沫

餘光照死灰

提攜增善價

白侍郎詩提攜增善價拂拭長妍姿

榮過蘇秦佩印

歸

白侍郎詩惠深范叔綈袍贈榮過蘇秦佩印歸

別感生成太昊功

姚合詩得陪桃李植

芳叢別感生成太昊功今日無言春雨後似含冷涕謝東風

白首垂絲荷不遺

劉禹錫詩

青眼感遭逢

鄭谷即事感恩上狄右丞庾公垂顧遇王粲許從容首薦叨殊禮全家寓近封白樓陪寫望青

眼感遭逢

受恩多是舊詩篇

鄭谷詩自賀孤危終際會別將流涕感階緣云云平昔苦心無

所恨受恩多是舊詩篇

四六警語

致使斗筭之微才不為天地之棄物

錄其尺寸躋許復於龍門
活以斗升涸足蘇於鮒轍
方藏疾以匿瑕
務厲世而磨鈍

復其官為子孫之計
見此恩乃父母之心
感無地以寄言
德如天而難論

誰為之地而使然
殆若自天而下者
永言小善必錄之由
全出大鈞無垠之造

摩頂放踵而知恩
糜骨捐軀而莫報
燕巢于幕固非丹穴之羽毛
蛙拘于墟亦豈青冥之脚手

十年出幕迷舊迹於新蹊
一氣轉鈞納陳人於故府

天生地育尚難回霜雪之餘
嶽峻海深何嘗假泥塵之助

輔翼之振德之不遺餘力
吹噓是披拂是倍費元功

疾雷迅電物無全存之理
祥風甘雨乃知覆露之功

爰鷓聞樂不勝疑駭之情
罔象得珠殆非經營之力

馬伏轅而蜷局直為仰秣之謀
燕巢幕以差池猥辱捲簾之故

賜之大知之至前感已深
閱其窮察其愚茲恩尤厚

急符傳命辱徵繁露之書
特詔疏恩遂賦支離之粟

此大丞相所課采葑之意
在小丈夫則懷据蒺之慙

噓枯吹生雖重拜假寵之意
循名責實無乃傷知人之明

既招徠於此日獲附青雲
倘畔去於異時有如白水

雨長枯枝已厠春前之桃李
霜饒勁節願隨歲後之松篁

驚駘失路固無歷塊之功
烏雀懷恩尚有銜環之報

一飯酬安敢忘大臣之德
辦香敬當有如釋氏所云

非六君子誤蒙東坡之知
以一辦香敬為南豐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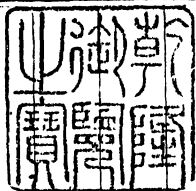
玷文正薦士之聯若為稱塞
著道卿懷恩之錄第極銘藏

牛溲馬勃微才已錄於斯時
龜印蛇珠厚德難忘於異日

以國士之遇我誓可保於歲寒
號門生而不知忍自欺於天日

作公老門生於焉無憾
為佛大弟子何以報恩

歌豈無千里馬難得九方臯之詩抑何幸也
誦向來一辦香敬為曾南豐之句其可忘也



翰苑新書前集卷七十